

泉水鋼花



一個平靜的山溝

一股清涼的五龍泉水從吳張溝村正中間流過，經過竹園溝村匯入了涌泉河。

一棵枯老的槐樹矗立在不到三十戶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樹根從堰邊突出來直伸入小溪中，這也是老槐樹能夠活到現在的重要原因。這個村，就是禹縣方山人民公社陳崗管理區吳張溝村。這棵槐樹大概有三百多歲，這個村也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三百多年前，吳張溝還是一個森林茂密，花草盛開，野獸聚集的地方，就在那個時候，據說從河北來了一戶姓張的逃荒者，他就在这个山坡上開荒種地，並打了兩個土洞安下了家業。從此這個荒山新村開始誕生了。就在它誕生的一天，主人為了紀念這個新村，在門前栽了一棵小槐樹，天長日久，人口增多，這棵長有磨盤大小的古老槐樹仍然矗立在原來的地方。村莊也隨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人口直增到現在的三十多口人的村莊了。據傳說，姓張的一戶住下後，隨後又來了一戶姓吳的，這兩戶是這個山村開辟的始祖，後來人口越來越多，村莊越來越大，時間一長，群眾就以吳張兩姓為名，叫起吳張溝村來了。

這村住着一戶姓程的，全家五口人，三個兒子。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整天受着地富和惡霸的壓迫，生活很難維持。特別是一九四二年鬧災荒時，日子更難過，全家僅有七畝土地，也全部賣給了地主，生活窘苦，日子難熬。在這悲慘的日子里，

他的大儿子程心有才十二岁，为了糊口，不得不跟随父亲程永出外过着游民生活。父子两个曾在临汝县同天翻砂厂里給资本家当苦力。虽然在翻砂厂里四、五年，除了給资本家拣煤炭外，一点技术也不讓学。后来还是在工人同志們互助友爱的情况下，偷着学会了翻砂技术。那时候的生活真是：旧社会，苦黄连，残苦日子不見天，流离失所到处住，夏无吃来冬无棉。

吴张溝村的对过是竹园溝村。这个溝的群众和吴张溝村的群众同样在旧社会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过着吃上頓沒下頓牛馬不如的生活。这个村有一戶姓李的，名叫李宏恩，儿子叫李东方。东方和心有是姑表弟兄，年紀不相上下，家庭都很穷。这就是在旧社会的“門当戶对結姻緣”。富家子女是看不起穷人的。由于程永和宏恩是亲戚关系，都是穷人，所以在旧社会是魚帮水，水帮魚的过着不象人过的生活。程永把李宏恩也介紹到翻砂厂当苦工。那时李东方才十一、二岁，为了解决生活問題，也跟着父亲过着凄惨的童年生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就更加促使了这一对純洁的孩子，从小就結成了不可分割的亲密朋友。

五龙泉的泉水一刻也不停地流着。这股多么喜人的泉水，一天一天的都流跑了。在旧社会里，誰又有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为人造福呢？

禹县解放了。吴张溝、竹园溝也被解放了。人們开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自从一九四九年把土匪惡霸、地主斗倒以后，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彻底翻了身，再不受欺压了。经过組織互助組、合作社，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群众生活都有显著提高，生活是越过越美滿，越来越香甜。这时的程心有，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他进了魯山县二郎庙翻砂厂当了工人，真正地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由于他学习認真，工作踏实肯干，不但在厂內被連評

为四次模范，而且当了翻砂工师傅，整天过着愉快的生活。

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初级社。吴张溝、竹园溝等又是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程永、李宏恩他们虽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新社会这种幸福的生活使他们年轻了好多。他们在工作上都很积极，在生产上都是能手。两个亲密的弟兄，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老战友，一个个都是争先恐后地建设着伟大的祖国，改变着山区的面貌。青年李东方为响应上级党的号召，光荣的参加了修筑纸房水库。现在山区的人们，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都向往着美满的将来，并为将来的幸福生活不分白天黑夜地大搞生产，大搞水利建设和治山工程。经过一九五七年冬和五八年春，不仅把全社的荒山治理完毕，给荒山都披上了绿装，鱼鳞甲，而且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将不到三里长的五龙泉水修筑了两个小水库，把水全部蓄了起来。引水上山，种上稻田，向山区人们献粮。长年累月流不完的泉水，开始为人类造福。

一九五八年八月，禹县和全国一样，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竹园溝也就由原来不到百十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变成了将近万户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一经出现，好象初升的太阳，显示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它高速度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山区的面貌。

山村在沸腾

党中央发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以后，从广播里、从报纸上、从各种杂志上迅速传到了全国各地。城市工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大字报、决心书似雪片飞来，立志要把钢的产量加一番；农村广大社员听到了这个号召后，除积极搞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外，不少

农民同志放下鋤头，拿起了火钎，掀起了全党全民炼铁高潮，党的号召传到了水庫上，工人的干劲倏然猛增，在搞好水利建設，支援工业生产的口号下，看誰的干劲足，劲头大；号召传到了各个行业，各个小手工业工厂，都是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和保证实现一零七零万吨鋼而战斗。

从魯山到禹县的公路上，走着一个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走着想着报纸上刊登的全党全民大办鋼鉄的伟大号召，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东风永远压倒西风的主要标志。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听老人们传说，在村南边鉄山岭下有丰富的鉄矿，鉄山岭的来历就是因为那里有鉄矿才叫鉄山岭。这次是个多么好的机会，荒山可以向人民献宝了。家乡说不定现在正在炼鋼炼鉄。我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决心参加炼鋼炼鉄，走上祖国最需要的工作岗位。这个青年人是誰？他就是模范青年团员程心有。

月亮刚刚挂上树梢，陈崗管理区的群众已集合齐了。经过社党委书记张万胜同志报告了全党全民大办鋼鉄的重大意义后，不少社員都紛紛报名参加。程心有早就坐不住了，等张書記的話刚落音，他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一个年过五旬开外的老人，也站起来开了腔：“給我报一个名。”大家一看是李宏恩老人家，不少人都为之称赞。有人說：“宏恩伯可中，过去翻过砂，倒过犁面，在炼鉄技术上懂得一点，領着大家情干啦。”不知誰在墙角里发言了：“宏恩伯报名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可是看年紀已經不小啦，岁数不饒人。”

“哼！你們不要看我上了几岁年紀，可是我干起活来并不弱于你們！不信以后看！再說，过去我学过翻砂，在技术上也知道点，总比你們强。”李宏恩有点生气似地申辯着自己

的理由。

“对！我們不能光凭力气，炼钢铁有力这是一方面，可是技术也是很重要的。虽然翻砂不是炼铁，但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我們应当找有經驗的人帮助，这不是更好嗎？”程心有这样补充了几句后，接着就有好几个上年紀的老人报了名。一个年約五十上下的人，蹲在墙角里一直就沒有发言，他看到青年人、老年人，还有妇女同志都报了名，有点不贊成的口吻說：“炼鋼炼铁嘛当然是好事，对国家有利，对群众有利，可是根据咱这里的条件我看还不十分具备。就从咱們这个管理区來說吧，誰会炼铁？就有几个翻砂工人，他們只知道犁面咋倒的，铁是如何炼出来的，他們会知道？这些事都是大城市的事，有机器，有技术工人才能办到，我們不好办到，搞一些支援嘛我看还差不多。”人們一看是任古董，都有点不服气。心有接着說：“你这是干什么，你咋知道不中！事都是人作出来的，誰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会那，都是学来的。只要有决心，决心就是一鋼，干劲就是铁，沒有失敗哪来的成功。”

“对！还是心有說的对。都象你这劲什么也干不出来，真不亏別人叫你老保守，一点也不假。”这时，任古董心里虽然不服气，但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的再也不吭气了。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三五成群的还在議論着今晚會議的情况。

在一个土洞內，点着一盞半明不明的煤油灯，程心有橫躺在床上两眼眯着房頂，心里在想着炼铁的事。他的爱人王翠芝一边收拾着第二天的生产工具，一边嘟嘟囔囔地埋怨着：“我看你呀！越弄越不象話。在魯山翻砂厂里，你一月能掙四十多块钱工資，何必要在家炼铁呢？炼铁又沒有工資，只能得几个工分，有啥出息？我看今后花个零錢怎么办？你不要想再叫我

給你做衣服做鞋，你有本事自己情使了！”“你說這算什么話，多虧你還是個青年人哩！你都没听一听張書記的報告，我們为什么要煉鋼鐵？我們有了鋼鐵，就能很快地使國家工業化、農業機械化。美國鬼子为什么欺侮我們，还不是他有几噸鋼鐵在作怪！如果我國鋼鐵產的多了，台灣不打叫美國鬼子自己滾出去。”停了停又接着說：“這都是你不好參加會議的結果，你都没看咱舅父，那么大年紀了，思想還那樣進步，你這算什么思想，光為個人打算。”心有的一片話把愛人頂的半天答不上話。可是她明知自己說的不对，但還申辯着自己的理由說：“我要和你知道的那樣多就不会說這些話，保險比你進步。”翠芝一面表示出自己承認了錯誤，一方面又埋怨着心有。“誰不叫你知道的多了，又沒人阻擋你去開會。”心有又回擊了她一句。

“你不叫我去開會！”翠芝一面有意向心有撒嬌地笑着說，一面走到心有跟前，把他拉起來：“起來，鋪一下床睡吧，明天還得下地生產呢。”兩個人互相笑了笑，上床睡覺了。土洞內，不斷地傳出嚶嚶的私語聲……。

在同一時間內，竹園溝村一家住宅內，李宏恩老人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起剛才會上黨委張書記的報告，這是有着多么重大意義的事，毛主席說的話沒有錯，我一定要按照黨的指示辦事。特別是現在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干活發工資，吃飯不要錢，全家人吃不愁，穿不愁，我为什么不干呢！自從解放以後，我是徹底翻了身，生活上不發愁，政治上有地位，這二年我確實年輕得多了。再回想回想過去，在一九四三年遭年景時，全家吃沒吃的，喝沒喝的，就這樣還得交糧、納款，生活真沒辦法，我和東方兩個人只得出外謀生糊口。不是姐夫的幫忙，到翻砂廠當苦工，現在恐怕還不知道誰死誰活呢！禹縣解放了，俺村大地主的房子分給了我几間，還分了好几畝好灘地，共產黨才真正是

为穷人办事的。我过去学这一点手艺，好长时间没使用了，这次炼钢铁我要叫它发挥一下作用。对了，要是东方这孩子也在家，一块参加炼铁，看多好，遇到了问题还能多研究，多商量。炼铁这个事可比不得翻砂，这是个新鲜事，我一定要多用点脑子和大家多商量，多研究……。

一个三十多人的炼铁队伍组成了。开始，什么也没有，白手起家。在小组讨论会上，大家讨论没有风葫芦怎么办？没有爐子怎样去炼铁？大家在出主意，想办法。讨论的结果，“五四”人民公社党寨村有风葫芦，需拿铁去换；爐子可以自己创造。于是一方面发动群众这家拿一斤碎铁，那家拿二斤，七凑八凑，总算凑够了一个风葫芦的铁，才派人从党寨弄回来了一个。爐子怎样建？建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还是程心有提议说：“我在鲁山翻砂厂使用的熔铁爐，我看再改进一下，把下边放一块大的耐火石，情干了。”对这些没有进过工厂的农民来说，只要有人提议，他们就敢干，于是就七手八脚地干起来了。根本没有见过爐子，哪里会知道炼铁爐的规格，不过是比葫芦画瓢，好歹弄了一个风葫芦，建起了一个自己创造的土高爐，用人力鼓风就干起来了。一个平静的山村，在广大群众积极努力下开始沸腾起来。

毛病不在翻砂

纸坊水库上的青年民工李东方正在紧张地劳动着，他内心里兴奋地想着这个快要完工的中型水库，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为人民造福了。

晚上，他听了领导同志关于开展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报告以后，知道全县人民已经投入到炼钢炼铁的紧张战斗生活中去。夜晚他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饭也不想吃。这是因为他十

一、二岁时就随父亲学习翻砂（和炼铁的技术差不多），因而他很早就热爱上了炼铁事业，所以他一听到炼钢炼铁的事，就入了迷。

经过领导上的批准，他终于回去炼铁了。

东方回到家，屁股还没粘地，就听母亲说父亲已经去炼铁好多天了。他忘记了问候母亲的身体健康，忘記了一切，就急急忙忙又出門走了。母亲看到儿子这种举动，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当东方找到父亲和表兄程心有的时候，只見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都在那里抱着头誰也不吭声，只有那炼铁爐內未尽的焦炭渣，还在燃烧，冒出一股股的青烟。

大伙看見李东方突如其来的出現，馬上把那种因失敗而引起的沉闷赶走了，炼铁爐旁熱鬧起来。

“心有哥，你們选择这个地方很好，离矿石也近，又有煤，又有水，这真是个好地方。”东方說着轉过身来又問了一声：“爹，你們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給我捎个信，可把我急坏了。”

“我們开始几天啦，本想告诉你說，只因为你在 水庫上做工，那也是国家的重要建設；同时又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分工，也就沒有再給你說。”父亲紧接着又追問了一句：“你回来有公事呢，还是請假回来看一看？”“不，爹，我是回来炼铁的，經過我的申請，組織上知道过去我学过翻砂以后，也就批准我回来了。”

“真糟糕！連着試驗了两次都是湯渣不分，連一点鉄也沒炼出来，大家正在着急呢！”心有在一边帶着发愁的神情向东方陈述着这两次失敗的經過。接着又說了下去：“你回来的正好，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咱們可以在一块共同研究改进，我們决不能灰心丧气。”

大家都又坐下来，討論起失敗的原因和如何改進的問題。

煉鐵兩次失敗的事很快傳到了群眾當中，大家議論紛紛。進步的群眾听了以後的反映是：“平地起壩堆，過去又沒有煉過鐵，都是剛放下鋤頭的農民，哪能和吹糖人一樣那麼容易，失敗一兩次那是難免的事。”也有些群眾反映說：“我們沒有技術，沒有經驗，沒有機器，沒有焦炭，就是不容易呀。”這時，任古董看到兩次都沒有出鐵，又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他好象又抓住了把柄，尾巴又翹起來了，到處向群眾散布消極情緒說：“他們過去雖然翻過砂，倒犁面還可以，在煉鐵上可不中；他們也不是張精煉鐵哩，是想叫群眾賠點錢，心里就靜了。”任古董見人就說，有機會就宣傳，凡是熟識的群眾特別是那些思想不夠開竅的社員，受他的毒害不小。

群眾中的議論和那些觀潮派、保守派的諷刺，很快地又傳到了煉鐵爐旁，當李宏恩老人聽到這些話以後，心內又是氣，又是惱火，但因為自己沒有煉出鐵，也不能用很多的理由說服群眾，只有忍耐了。這班青年小伙子可不同於老年人，聽到這些風涼話，實在是聽不進去，特別是聽到任古董的一片謾言，真想把他拉來也叫他守在爐旁體會這股滋味。心有氣得咬着牙說：“好你任古董，現在我們沒有煉出鐵來，不需和你辯論那些，我們走着瞧，將來看你任古董走的路對，還是我們大伙走的路對。”一切荒言謾語和逆流並沒有使大家灰心喪氣，反而更加鼓足了干劲，堅定了完成任務的信心。大家一致表示態度，要拿事實來駁倒右傾保守主義者和算賬派們的謬論。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社黨委書記張萬勝同志來了。大家一看見張書記，好象都吃上了大力丸，渾身是勁。當張書記了解到試煉兩次沒有出鐵的情況後，又看了看大家的情緒，雖然還是那麼飽滿，但實質上有個別人沒有才開始時勁頭那麼大了。張

書記深刻地了解到群眾的議論和觀潮派的諷刺對他們的壓力不小。如果不進一步鼓一下干劲，就有松下去的危險，煉鐵就要成為畫虎不成反類犬，更會惹起那些觀潮派們的嘲笑。

“同志們！我們不要灰心，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今天的失敗，哪能有將來的成功。革命事業沒有容易的，都是從鬥爭中得來的。我們可以回頭看看這幾天的成績：幾天前，這裡還是一片荒坡，我們還是拿着鋤頭的農民，今天就建立起了一个煉鐵爐，開始成了工人，這就是成績。這個成績多麼了不起，雖然我們失敗了兩次，但這並不決定我們就不可能煉出鐵來。大家要經得起考驗，尤其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要經得起這場風險，在大風大浪里鬥爭鍛煉出來的共產黨人才真正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我們要有克服困難的毅力，有些問題真解決不了，可以向上級彙報，一定要幫助你們解決，不要听那些觀潮派的謠言，以後他們是會認輸的。”張書記一面鼓勵大家，一面親自坐下，幫助研究失敗的原因，準備開始新的戰鬥。

第三次、第四次的試驗仍然是沒出鐵，工人們急得頭上直冒火星，誰也沒有辦法。工人程志這時也流露出泄氣的樣子，情緒低落，找到老工人李宏恩說：“這是不是礦石的毛病，為什麼連一點鐵也流不出來？我看咱們還是算了吧，再不然遷移一下地址也可以。”心有看到他這種悲觀情緒實際是給觀潮派製造條件，就勸說道：“我們不能悲觀失望，要下決心試煉成功，不然就會給算賬派製造條件，干吧老同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回頭又把大家叫到一塊說：“來！咱們再討論一下，看毛病到底是在哪裡。”

大家討論研究的結果，人力鼓風力量不足，風力達不到標準。這樣以來都又集中到這個問題上。李東方忽然想到了什麼好辦法，高興地向大家說：“許昌‘八一’拖拉機站不是也在北

边炼铁吗？他们还没有开始，不如咱们和人家商量一下，把拖拉机借来，用上一用，看到底如何？”“好，这个办法可以。”大家都很赞成这个意见，并一致要求程心有同志去和人家商量借拖拉机。

商量的结果，很顺利，连技术员、拖拉机、鼓风机全套借给了，大家看到这部完整的机器，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满以为这一次一定会成功。

第五次试炼开始了。

拖拉机的油门一开，发动机嗡嗡地吼叫起来。转轮带动着鼓风机，象飞机上的螺旋桨似地转动了起来，强大的风力把爐子的火苗吹得高高的，从上口直冲云霄。几十个工人聚集在爐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爐口。老工人李宏恩拿着火钎全副精力贯注在流出的湯渣上，青年工人李东方把料一筐一筐准备得停停当当。程心有按照着大家讨论规定的時間、数量，一筐一筐地送到了熔爐內。

五分鐘、十分鐘、三十分鐘……过去了。一筐、二筐、十筐的焦炭和矿石不断地运进了熔爐。人們把眼都望穿了，可是还没有見鉄水流出来，爐前工你看我，我看你，周围的观众也是特注视着爐口和掌火钎的工人。李宏恩老人头上的汗直往下流，也顧不得去擦它，一会儿看一下火色。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也急得直冒汗，他加大了油门，拖拉机叫的更加厉害，鼓风机轉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大，爐子內的火苗吹的更高。可是从早晨八点一直到晚上十点鐘，整整一天的時間，所得到的結果仍然是湯渣不分。最后把爐子打开，爐內除有一部分結底鉄外，什么也沒有。

拖拉机站的同志看到費这样的劲，还没有出鉄，也失去了信心，开起拖拉机告别而去。

这样以来，工人同志們的情緒更加低落，認為自己的本事都使尽了，还不見鉄流出来，“八一”拖拉机站也迁移走了，不少人又把問題拉到矿石上面，散伙的情緒越来越浓厚。尽管共产党员、共青团員和几个貧雇农的老工人仍然要坚持試驗，但那些不坚定的富裕中农程志、程老五开始不上工了。这时，观潮派在下边又造起謠言来了，說什么竹园溝的矿石就是不中，要中“八一”拖拉机站人家不会搬家。还說这里的矿石拉到許昌两汽車，化驗后就沒有含鉄，許昌怕化驗不准，又装火車去郑州化驗，結果还是沒有鉄，他們在那里炼鉄是“瞎子点灯白熬油。”

党委張書記又来了，他看到工人同志們受到这几次严重的挫折后，銳气失去了一大半，他亲自坐下来帮助大家研究解决。

最后討論研究的結果，肯定这里矿石有鉄，主要的原因是技術問題和爐子的規格問題。會議决定，一方面派李宏恩、李东方、程心有三人到登封和三古洞去參觀取經，另一方面由張書記專門召开群众大会，工人同志們也参加，开展对鋼鉄生产的大辯論，讓群众正确的認識这次全民炼鋼炼鉄的意义。通过这次热烈的群众性的大辯論后，扭轉了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情緒，进一步鼓足了干劲，批判了观潮派的錯誤言論和揭露了他們的謠言，群众的斗志昂揚，意气风发，一致認為必須坚持下去，并作好支援工作。同时，通过炼出的一块結底鉄証明，这里的矿石是含鉄的，并不象观潮派所說的那样。

群众情緒起来了，去參觀的同志也回来了。他們一到家，就向工人同志們講，“不是我們炼不出鉄，是我們建的爐子不合乎規格，爐底弄那么大一塊石头，就不可能出鉄。”通过參觀，找到了原因，大家非常高兴，好象得到了寶貝似的，又七

手八脚的开始改建起爐子来了。

总算是这一天来到了，直到試煉的第六次，土高爐开始流出了鉄水。人們在欢笑和鼓掌中，迅速投入了新的战斗。

山間泉水驅旱牧

五龙泉的泉水不停地流着，从五尺多深的水底冒出的水泡好象一个个大圓珠子从水底一滾一滾地翻了出来，一接触到空气，水泡馬上爆破了。这个破了那个又上来。

五龙泉也叫黑龙潭，发源于吳張溝村西头。据傳說，在几百年以前，吳張溝村的那戶最早的姓張的，他依山靠水住下之后，这里就有五股水，其中有一股泉水最深最大，深不見底，綠而发黑。这五股泉水，天再旱，泉水仍然是一个劲的往外翻，从来沒有干过。天數已久，群众就傳說潭底有黑龙爷，姓張的也借着这股劲在潭的上边盖了一个庙，因而群众也叫黑龙潭。如今还有破庙的痕跡。不知道哪一年，天遭大旱，在旧社会里天一不下雨，就是求神祈雨。傳說西爐村（現在‘三八’人民公社西爐村）群众在天旱无雨的情况下，都起来祈雨，把“碼子”

（注）擺起来之后，到这里取雨来了。天也湊巧，祈雨沒有几天，下了大雨；人們不認為这是自然現象，反說是老龙爷的威力。既然下了雨，就要还雨，把“碼子”擺起来后，他說是五龙泉的龙王显灵，从此，黑龙潭也叫起五龙泉来了。后来山区人口增多，小孩不断到五龙泉去洗澡，有一次淹死了一个小孩，当地群众怕以后还淹死人，于是就把其它四个泉眼堵塞住了，只留了一个作为吃水用，水从此小起来。如今那些未堵死的泉水有时还往外流，如果不是堵泉，五龙泉的水起碼比現在要大二倍。

注：“碼子”是搞祈雨时以男人扮的“神巫”。

五龙泉的水整年整月地流不完，誰也沒想到它是一条最有用的泉水。解放后，竹园溝的群众在下游盖了一盘水磨，整理了几亩稻田地，可是后来自动又把它放弃了，只有几亩稻田每年用一些水，其余那些宝贵的山水一公升一公升的都流到了下游，一点用处也没有。

五龙泉的泉水还是那样清清地流过，人們看見了它，不过認為仅是点缀山区的风景而已，誰也沒想到它不久的将来，就变成了一条宝溪，它带动了十九座爐子煽风炼鉄，在全民大办鋼鉄运动中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土高爐的烈火熊熊地燃烧着。六头牲口輪流拉的风葫蘆嘯嘯直叫，牲口累得滿身大汗，可是火苗着的还是不够旺，这是风力不足的特征。工人同志們有时气急了，干脆把牲口卸下来，找十八个青年小伙子輪替班推。人們尽管把所有的力气用尽，个个渾身上下汗流浹背，风力仍然不足。由于风力弱，爐内火力不强，流鉄总是不順，有时流鉄，有时湯渣不分，最后还是来一个結底，就得停止生产。

这几天工人同志們都是在这个問題上打圈子，大家也曾經想請求上級帮助配备一部动力机，可是又一考虑，在当前全党全民大办鋼鉄运动中，动力机也是十分缺乏的，單純的依靠上級也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經過大家反复討論研究，仍然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回家的路上，清清的五龙泉水照样往下游流去。那潺潺的流水声，引起了李东方脑子里所解不开的疙瘩。他想：如果能把这股水利用起来，代替动力鼓风看有多好！我想起来了，这里过去不是建过水打磨嗎？既然水能打动磨轉，为什么不能打动风葫蘆呢？中，这个办法一定可以，只要把做水磨的輪子再加个輪子就可以了。他想到这儿，心里有說不出来的愉快，急急

忙忙走回家去。

技術研究會開始了。李東方首先發表了他今天意外的發現：“我認為五龍泉下來這股水只要把水道改一下，完全可以利用，如果能夠成功，這不但能使鉄水奔流，而且能省很多勞力。”

“對！我很同意東方的意見，那股水並不算小，同時過去也帶動過水磨，這個辦法很好。”程心有很支持東方的建議，並解釋說：“現在咱們一座爐子就用了五、六十個人，還這樣費力，將來爐子一增多，采礦人也增加，運矿石、焦炭、粉碎、添料……等，那需要多少人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現在不想辦法解決，那我們的前途就不大，同時也給國家造成更大的浪費。”老工人李宏恩，顯然也是為這個問題在發愁。“不過這回要再象過去那樣失敗了六、七次，再惹起村里群眾的議論和那些思想落后人的諷刺，可真有點刺耳。”李宏恩思想上還是不敢肯定下來，怕再弄不成功。

“舅父，那有什麼，你就被那些落后分子、觀潮派的一片胡言吓倒了嗎？上次雖然我們失敗六次，最後不是成功了嗎？”程心有滿有把握能夠把這個辦法試驗成功地說。

“孩子，你還年輕，你舅父不是怕群眾說閒話，是怕鉄沒煉出多少來，消耗成本不小，別人說閒話是小事，浪費國家和群眾的資財是個大事，大家需要從長計議。”程永看孩子那股直爽勁，又是高興，又是愛惜，他補充了李宏恩說話的主要意思，好讓大家仔細、慎重的討論一下。

討論後，李東方那個建議被通過了，決定試驗一下。

很快就做成了一個水輪，又在小溪旁邊建起了一座小土爐。開始試驗時，全體工人都聚集在爐旁，看試驗的成效如何。就連

附近的社員，也都跑來看稀奇，都感到山溝這水，除洗個衣服外，沒有什麼用處，沒想到現在就要帶動鼓風機煉鐵了。人們擁擠不動，比唱一台大戲的人還要多。這時李東方、李宏恩、程心有他們幾個人思想緊張起來，覺得這次和上兩次還有點不同，上幾次試驗時，僅是工人們在觀看，成不成大家都有責任。這一次群眾看熱鬧的這麼多，如果真的失敗了，影響多不好，群眾議論會更多，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李東方檢查了一下水閘，又走到水輪下邊仔細審查了一遍，看有沒有準備不當的地方，生怕出了毛病。

程心有一會看看風葫蘆，一會看看爐子放的地方適當不適當，把引柴、煤炭都準備的停停當當，只等着水閘一開放，一根洋火把爐子點着，看成功失敗與否。

水閘門開開了，水頭象箭頭似的順着渠道衝擊下來。水頭剛接觸水輪，打動水斗，飛速地轉動。水輪上的牽引帶，帶動着風葫蘆嗡嗡地響了起來，吹進熔爐內的风把火苗吹出爐口三尺多高。周圍的觀眾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觀察着一切。那些愛看熱鬧的小孩子圍圈轉，就是看不見。有的從人群中用力往里边擠，引起那些成年人看熱鬧的不耐煩：“擠什麼，小孩家知道個啥！”一個受到小孩擠抗的成年人責備那些愛擠、愛玩的小孩。

“光興你看，就不興別人看，我們也是來看煉鐵的。”一個十歲的小男孩不服氣地頂了回去。那個成年人白瞪了他一眼，明知道都是看熱鬧的，也不便再多說下去，往一邊移動了一下，隨他們擠去。

料一筐一筐地送進了熔爐內。

一小時過去了，爐口開始出湯了。老工人李宏恩、程永拿着火鉗，一切注意力都注視着爐內的火色。

“作好準備！”李宏恩老人向東方、心有他們發出信號，